

史林折枝

百年前 船政学堂兵驾“海圻”舰赴英王加冕大典

据英国王室“查尔斯三世国王加冕礼”官网公告,查尔斯三世今年不会加冕,但可能会在2023年5月或6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这计划中的大典离他的外曾祖父——乔治五世登基加冕礼的1911年整整相隔了112年。

在1911年乔治五世继承英国王位之时,清政府除派专使前往祝贺乔治五世加冕外,还派舰艇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海上检阅仪式。其规格之高,兴办之隆,在清王朝296年的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然而,多数国人应该不曾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年代,赴英王加冕大典的这番操作,竟然主要是由一帮船政学堂兵张罗并实现的。而这帮学堂兵毕业的母校则是由左宗棠奏请创办、船政大臣沈葆楨主办的船政学堂。

船政毕业生程璧光 率领“海圻”巡洋舰

据大清宣统政纪实录所载,清廷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2月,曾下谕内阁总理衙门:“明年五月为英君加冕之期,着派贝子衔镇

国将军载振充头等专使大臣,前往致贺,以重邦交。”宣统三年三月初,海军大臣载洵奏:“英皇加冕,大阅兵舰,拟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领海圻巡洋舰前往,以将敬意而敦睦谊。”朝廷准奏。

程璧光(1861-1918年),字恒启,号玉堂。年幼丧父,生计无着,只得投奔当时在“靖远”舰任管带的姐夫陆云山。1875年,14岁的程璧光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学习航海驾驶。毕业后历任南洋水师“超武”炮舰管带、“元凯”炮舰管带、福建水师学堂教习及“广丙”舰管带。

1911年6月24日,乔治五世国王偕王后在斯匹赫德水域校阅包括中国“海圻”巡洋舰在内的多国舰艇编队,并接见了程璧光,向其颁赠“加冕银牌”。为增进英国皇家海军与各国海军的交流,英方派出皇家海军大西洋舰队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与“海圻”巡洋舰进行互访。“海圻”巡洋舰圆满完成海上检阅仪式。

船政毕业生张增存 为巡洋舰的驾驶大副

“海圻”巡洋舰操舵驾船的是

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十六届毕业生张增存。

张增存(1880-1947年),又名曾存,字修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张增存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第十六届驾驶班。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张增存毕业于船政后学堂第十六届驾驶班,毕业后奉派上“通济”练习舰见习。1905年,张增存派充“海圻”巡洋舰任驾驶二副,千总衔。1910年11月,张增存升“海圻”舰驾驶大副。

宣统三年(1911年),张增存协驾赴英的“海圻”舰参加了英皇乔治五世加冕大典及海军大校阅。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消息传来,“海圻”舰在英国易帜。3月27日,张增存随“海圻”舰启航归国。5月12日,张增存因其参加英皇加冕有功获“五等文虎勋章”。1913年2月25日,张增存被授予海军上尉衔。

据琴江满族村原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后裔贾展云介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母亲张连盛,是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原福建省闽县江左里,现划归福州市长

乐区航城)张家旗人。张增存是林森的表弟。

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增存同届的福建船政后学堂第十六届计十三名(光绪三十年冬毕业)。其中,许建廷(1887-1960年,字衡曾,曾任“联鲸”炮舰管带、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贾勤(1882-1948年,字襄臣,曾任“海筹”巡洋舰二等上校舰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务司少将司令),亦是琴江满族村原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后裔。琴江贾氏家族被中央电视台誉为“中国传承最久远的海军世家”(连续十二代)。

凭吊安息在纽卡斯尔市 圣约翰公墓的福建籍水兵

1887年,为了接收清政府向位于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致远”和“靖远”两舰,3位年轻的福州籍水兵连金源、陈成魁和陈受富在这一次接舰行动中因病去世,被安葬在纽卡斯尔市圣约翰公墓。

在伦敦参加完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程璧光专程带着随行官兵,前往纽卡斯尔市圣约翰公墓,凭吊长眠于此的福建籍水兵,并重

修了墓碑,墓碑上铭文称颂他们为“大清故勇”。

1911年8月,程璧光带领“海圻”舰从英国出发,开始了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9月,“海圻”舰抵达美国纽约港,成为清政府第一艘完成大西洋航行的中国军舰。

程璧光一行随即前往华盛顿、波士顿一带进行外交活动,拜会美国总统,而后重返纽约。在此期间,中国海军派出仪仗队,列队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向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墓地敬献了花环。这一举动再一次在当地引起轰动。

程璧光身着大清新式近代海军礼服,陪同纽约市长盖诺尔检阅120多名水兵精英。当时水兵持枪组成仪仗队,以列队步行的方式行进,在纽约市骑警的护送下,沿着著名的河滨大道前往格兰特墓园。

在纽约市政厅前,程璧光还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简短演说。这次行动,展现了晚清海军崭新的军人形象。

(沈蕾 贾展云 李纾)

古厝祠堂

千年古刹白鹿寺

“仙鹿啣花此地过,因开禅刹绝岩阿。青山不改名犹在,长入林僧笑咏哦。”在闽侯县青口镇青圃火厨坑山麓,有一座以“白鹿”为名的寺院,坐落于鳌峰山下,已有千余年历史。几经荒废,几度重修,清咸丰十年(1860年)最后一次重修才固定下来。自明朝末期取“白鹿寺”寺名,一直延用至今。

明代王应山编著的《闽都记》第13卷第140页记载,“白鹿峰在积善里(指闽县七里之一)”,“峰兹左,寺之右,有雷鼓潭,乌龙居之,岁旱,乡人祷之,多应验”。

关于白鹿寺的历史,南宋《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也有这样的记载:“白鹿寺,积善里。旧记,白鹿山入十五里,号榕溪。永嘉僧道洪自温陵来,父老相与邀移今居,诛茅之日,白鹿适至,遂以名其寺。盖元和四年也。”说的就是当时道洪禅师创建白鹿寺的这段往事。明正德叶涛、张孟敬纂修《福州府志》地理志卷之二第53页、卷之四十第553页,

《闽侯县志》新编37卷第955页也均有记载这一古寺的历史。

唐咸通年间(860-873年),白鹿寺获得懿宗皇帝御赐的匾额。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又赐印章一枚。

南宋豪放派诗人刘克庄游白鹿寺时还留下诗篇:

岁晚霜林落叶稠,携家来作鹿门游。

偈言恍似前生说,诗藁犹烦侍者收。

身上征衫抛未得,山中灵药采无由。

十年不独行人老,人定高僧白尽头。

此诗说明当时白鹿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寺院里有一蝙蝠洞,古代传说为仙人住所,至今仙人足迹犹在,并出过不少名人。到了北宋,太宗名僧慧觉广照禅师的弟子显端禅师也在白鹿寺传过佛法。白鹿寺历经宋、元、明王朝交替战乱,一场大火焚毁了

该寺,后被尘土掩埋,寺院的这段历史详情难考证。清林枫著《榕城考古略》也没有留下关于白鹿寺的记载,只说寺前本来还有白鹿亭,可惜如今无处可寻。但遗留下的香炉、马槽、柱石、地基保存完好,寺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宋代古井,井水依旧叮咚清澈。亦可印证古寺遗迹之所在。

在白鹿寺正门右侧墙上,镶着一块大石碑,由于年代久远,留下的字迹斑驳,但也依稀可见碑文记载:“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方氏族人在族长方天良总理下,为重建白鹿寺筹款捐资立碑纪念。”

清咸丰十年,寺院最后一次大规模重修后寺址固定了下来,至今寺院还保留着清晚期到民国年间修建的大雄宝殿和宋时的一口古井。

古时这里不时举办法会。前些年,白鹿寺还创办了“白鹿讲堂”,引导信众静修佛法和弘扬向善。

(林依光 文/图)



白鹿寺石碑。